



行發總社誌雜行天 藏



MG
I246.7
362

李乃文著
江邊血淚

天行雜誌社總發行



3 1764 9207 6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篇前小言

「江邊血淚」決定要付印問世，作者李乃文兄囑我加序於篇端；我覺得，彼此都是年青的習作者，對這寫序的用意是應當非常抱愧！

本書原稿在我這裏保藏了很久，隨時撩起我把它出版的動機。祇是自家編行一張小報紙（天行周報）有着許多問題在絆擾（因為適逢本社遷駐江山，一切都是「從頭做起」的時候），就連印書書的大部計劃均告擱置；「江邊血淚」延期迸灑的原因也正為此。

作者李君從事寫作的勤謹，我素稱稔，記得他曾出版過幾本文藝小冊子，名曰「火箭」等等。說特長，乃文兄的寫作能踏穩理智，透過感情；它不像一般雕琢過甚者專好應用拖泥帶漿的堆砌；直率，簡潔，本書裏面就有許多地方證明它所具備的優點。

在烽火漫天的戰地，尤其身處於存亡絕續之交的神聖抗戰時期，多少青年男女在氣質習俗上起了絕大的變化：懦怯的剛健起來了，素不接近的相處在一塊生活了，……有多少是好的，但也有不正常的渣滓暴露出來。本書所敘三位故事中的「彬、國強、婉華」以及間接引述出來的佩玉，假若單看故事並不曲折的結構，則此四位戰時青年應是「極平凡的」而已；可是在這「平凡」之中，「江邊血淚」却盡情描摹了四種不同方向的青年類型！如果說這便是本書勢將為現代青年愛讀的主因，我自然要附議；我說，

這樣一堆看去平凡的描摹，多少堪盡為一部份戰時青年生活寫照的能事了。

是殷鑒呢？是圭臬呢？我覺得本書讀後如加一度靜思，必定會深切的調味出來。能若此，本書之印行纔告無愧於紙墨和讀者精神的消費。

華

封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
於金華天行社

一 江邊血淚

一個溫和的季節裏，我從四川回到浙江，派赴錢江南岸一個小小的鎮上去工作。那時候，我孤身跑入人地生疏，烽火連天的鎮頭；無時無刻不感到前程的渺茫和身世的飄零。

後來，承符營長的指示，使我得找到了老同志團強。他是格外懇懇地邀我，住進他的寓所去。

走進他那巍峨的屋子，我心頭上重重積壓着的苦悶，立刻煙消雲散了！——這不是說踏上戰地仍能逍遙自有地獨居一室而快樂，也不是說故友重逢，從此得暢述往昔的舊情及今後的志向而高興；我應該老實說，解除我心地痛苦的唯一原因，却是臥室後面一個幽雅的園子，太惹人愛戀了。那園裏，有着彎曲的小徑，沿着小徑全是密而矮的枇杷樹；靠着石牆，還有一個精巧的茅亭，坐在茅亭中直望樹葉叢中之枇杷，真欲使人眼花撩亂；我更愛着牆外遼闊的江面，被垂柳隱約遮住的——一幅現着彩色畫，我顧不到樹梢披尾鳥底歌唱，却喜歡陣陣江風夾襲時，拋耳去細聽波濤擊石聲，更自然更覺風趣。

在這樣的境遇里，我似乎感到十分滿意地住了下來。

那時候，我每天需要往外面去工作數小時，回來後，便和團強在一塊作伴，我們無

聊時在園子散步，我們興奮時即高歌起舞，心境頗感愉快。

有一天清晨我起身特別早，東窗天際僅有一片紅色的朝霞；除了樹上什亂的鳥語而外，大地非常寂靜。

俄頃，室外傳出一種急促的腳步聲，從柵窗中，可以顯明地窺見是國強，他攜箱提籠，拖樣帶椅的自外面搬向臨江的一個客堂裏去，一次兩次地往來不息。我不想詢他遷屋的原由，却見他額上兩條青筋跳出在皮層之外，赤色的面上佈着一片汗液，這情形告訴我，他有了意外的事情發生了。不過我祇是存着猜疑。

這天夜裏，月色異樣皎潔，園子裏交響着一種又悲苦又激烈的歌唱，在江風中飄蕩；細辨那聲音，發自一個女子清脆的歌喉，歌的尾音在風中這樣播動着：

「我情願做一個坟墓裏底人，

不願在鐵蹄下偷生

.....

我只要一息尚存，

誓和那侵略的魔皇抗爭！」

這曲調頗似「夜半歌聲」，聽了使人大為感動。我輕輕將窗子推開一半，去覓那歌聲的來源；果然，發見一個女郎昂着頭坐在石階上，月色洒遍了她的半身，清風激盪中

的樹影，在她背上蠕蠕顫動，她每發一個字，江風總是附和着同情的呼喊。

不一刻，歌聲轉入了輕鬆的階段，原來已換了曲子：

「望着北高峯，是雷圖一代的雄姿，

望着西子湖，是秀媚絕世的容顏，

像象牙塔空埋了我的，

毅然地，要別了這美麗的故鄉！

X X X X X

我青年的妹呀！痛苦的離別，臨了！

我回首着，淚珠兒不忍地流。

前途，往事，誰都不能犧牲，

這樣，我只有跳上前進的小舟，

X X X X X

是青年奮鬥的時光，

是熱血奔騰的時候，

楊柳牽不住解纜的舟呵，

在空間，唯有那離絃的彈奏，

X X X X X

別了，我年青的妹，

在青山的一角，我向錢江凝望，

每當江風吻着你底窗幃，

那就是我間接的問候。」

歌聲停止後，園子中愈感靜穆起來。正當我疑心地重將窗子闔上，準備坐下工作之際，突的外面飛進來一口特別嘶啞的聲浪：

「彬！出來賞月啊！」

許久，我才辨出這口聲音是國強。於是回答了一聲，步出門去。

月光下，我踏着自己的影子，默默地彎進後園，在小徑上走，我的思想簡直像牆外的江潮，腦子中起伏不定；布底鞋軟弱的聲浪，却又像在寂寞的空氣中嘆息。

國強早望見了我，從枇杷樹叢中射出一句得意的語調：

「彬，我們之間，又多了一個友伴了！」

我再走近數步，望見那女郎含笑着慢慢地站起來，國強也就簡略地給我們相互介紹一番。從此，我知道她叫余婉華，是國強的同學，家在浙西平湖縣內，因為過不了鐵蹄下的生活，新從海北出發，列在烽火劇團的隊伍裏渡江南來，在此間居然很順利地找到了她底同學，於是才安穩地擬定暫宿在這裏。她是一個青年文藝作者，她的未婚夫則是一個作曲家，他那幾首得意的歌曲，她能唱得爛熟，今晚所唱的乃是其中一首，「江風

曲」……。

後來，大家沒有了話，三顆心房默默地佔據着不同的想念。

江風吹過了園子，細軟的柳影爬上臉兒來，天空間突然一聲夜鶯叫，舉首一望，卻見明月正混在柳條之間舞蹈。

國強能拉小提琴，這時候便奏着一曲「迷途的羔羊」一邊不顫抖着嗓子唱：「月光光，照河塘，河塘水乾種稻難……」

柔和的音調，慢慢在空氣中逐流，婉華卽景生情地望月而與嘆，口中似乎這麼說着：「阿阿！前晚在平湖看月，昨晚在錢江觀月，想不到今夜却在這兒望月了！」正說完這話，國強的提琴聲轉入更悽楚動人的曲調，婉華便很留意着去聽他的歌詞，直聽到「他鄉流落哭道旁」之句，就感傷地低下頭去了，而國強反而愈拉愈起勁，愈唱愈悲切，然而，唱到「村莊破落炊無糧」之句，他終於現出了懷疑和失望的表情，於是停下手來，再也沒有勇氣接下去，只是長長地呼了一口氣：

「唉！目前各地米荒如是嚴重，我們薪水階級，實付兩粥一飯，尚不能支持一家的負擔，而一般農民卻要一天四餐，每餐白飯，比戰前富有，高出十倍，相形之下，我們才是一羣迷途的羔羊！」

這話是事實，我們聽了當然不約而同的嘆一口氣；可是，突然婉華起來批評這首歌詞不應該在這大時代中觸動人家的心靈，更不贊成他自辱地說出「我們才是迷途的羔羊

」的話，因為這話大缺少革命氣息，又缺乏奮鬥精神。

國強沒有答辯，慢慢將這些語調轉到別一件事上去，他講出一個月以前，在糧食恐慌聲中，本地有一富戶，私藏穀子八百餘袋於地窖之中，後來因為鼠咬虫蛀，才偷偷將腐爛的穀子棄於溪流，却仍不加惠貧民，這種殘忍的事情，在江邊何只一件呢？

我們的內心，顯然是很悲痛的，看西天一顆流星拖着金色的尾巴，射向雲端裏去了，這樣，我們又各自踏着月色歸去。

X
X
X
X
X

時光是駭駭地過去，我們三個青年伙伴，生活在臨江的前線，有時候果然會被可怕的環堵驅向消極悲衰之途，可是，我們之間，又常相互安慰，相互勉勵；這樣，我們的目標依舊是專一的，我們的信心，依舊是堅定的，換句話說，我們的前途，依舊是光明的。

那時候，我們差不多每天有暇便在園子裏細聽江南特有的彩色鳥的清歌，我們也常溜到柳蔭下的小溪畔去濯足，我們更爲跑上平滑的山崗，向錢江一片偉大的白水投石子。不過，我們還是各有着各的事業，我們決不放棄自己的崗位：國強是每晚需要率同弟兄去沿江巡察緝私等事宜，婉華以「海燕」的筆名替各報競寫戰時文章，而我每日下午專責地須將前方一天的消息，忠實地電告某社，如是說來，我們不但遊戲方式一致，而工作興趣亦一樣了。

數星期以後，我開始覺得婉華頭皮起來了，她最喜歡開人家的玩笑：

這一天早晨，我還昏昏沉沉的睡在夢鄉裏祈求着最後的一次歡樂，忽然被一種又輕又軟的脚步聲驚醒了，那時候我閉了眼睛，靜悄悄地從睫毛裏射出一綫眸子來，準備探望一下外面的情景，而那又輕又軟的聲音，却仍舊向門外溜失去了。

我昂起頭來，看見床邊的矮桌上，放着一個玻璃瓶，裏面插着一束玫瑰花，並且還有一個字條壓在瓶底：

「後園的石榴花開了，這是很好的象徵！」

我望着這幾個活躍的字跡，知道婉華已到過了，可是在腦子中始終找不出她底用意。

「這究竟是什麼象徵呢？」

這句話重重地在我心頭打滾。

後來，我彷彿看見石榴花發了火光，那鮮紅的色彩，像壯士的熱血，遍洒在我眼前，我於是興奮地起了床，心中似乎得了答覆：

「啊！這是堅強的象徵，這是熱烈的象徵，爲了正義，爲了自由，我們要流血！」

我的心笑了。

一會兒，婉華來了，她一進來便斜着身子問我：

「你明白了沒有？」

「我完全不明白！」我故意這樣說。

「撒謊，你一定能否告訴我一個滿意的答覆！」她逼着我將那話重述一遍：

「婉！石榴花是堅強的象徵，是熱烈的象徵，……」

「不！」她打斷了我的話，臉上突然現出了陰沉，失望似地說：「阿！石榴花是愛情的象徵啊！」

她將這話含糊的說完後，我開始窘了，許久，我才默默的說下去：

「可是我沒有愛戀那花兒的情感！」

「我的意思並不是叫你去愛戀花兒，這不過是一個象徵，愛情的象徵！」

「象徵？啊！我被你底（象徵），象徵得更糊塗了！」

後來，她握住我的手，搖着自己的身子，顫抖着嗓子叫：

「這樣一個年青人，難道不會感到沒有愛情的痛苦嗎？」她望着我，決然地說：「我不相信！」

那時候，我像對待一個首次會面的客人般的請她在床沿坐下來，她的面已現出榴火一般的粉紅了，看她一面撫着我的枕，一面又喃喃地繼續她未盡的話語：

「……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會面的時候，在月光下，你默默地注意着我底一切嗎？當我們倆的目光交互在一塊的當兒，我彷彿看見你的心已燃起了愛情的火花！……」

「又一次，我在你寢室外面的空場上爆晒荳莢，呆望着荳莢在陽光下剝剝的向上跳；忽然，我留心到你在窗下看書，而那時候你的眼睛並不在書本上，却偷偷地逗到我身上來；結果，你不是又含笑着出來，在我身邊兜了一個圈子，說了一聲「荳莢！」又含羞地跑進去了，當你第二次捧起書本，你的唯一的眼光，又射過來了，那時候，我分明瞭解你底心理！……」

我被她的又痛又癢的聲音，惹得更窘了。幸而，還有一股勇力從心底裏升起來，於是這樣接下去：

「可是，那晚上你在我寢室外面來回地歌唱，而我仍在裏面工作，我完全不要戀綿在低級的歡樂裏，我又不要享受那愛情的追逐，因為這足以妨礙我們工作之進展！對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你是一個意志堅強的青年，我很佩服你！」她看了一眼：「現在正是你出發的時候了，我不能耽誤你底工作！」

她細着眼睛望一望我走了，我腦子中却反感得異樣空虛了，而婉華那苗條的身子，彷彿永遠跟住我的眼前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隔了三天，我對這事漸漸地忘却了，一方面果然在於工作的繁忙，一方面因婉華怕國強說閒話，不高興時常來和我開玩笑。剛巧這天，國強因公上城去，入夜也不見回來

我和婉華相逢於園子，大家便胡亂在小徑上兜圈子，她那時候，口子裏只是打着口哨，也沒有說別的話；正在我奇怪的當兒，她忽然低着頭很輕很輕的向我道：

「彬！你愛我嗎？」

我被她這種詢問，有點兒疑惑，以爲是聽錯了字句，可具那尾音顯然還在耳殼裏盤旋，我於是鼓着勇氣答：

「婉！我很愛你！」

她聽到這回答，自然如得了安慰般的快活，然則，在她面上却又添上一種煩悶，她慢慢地又說：

「可是，彬，你得解救我！」

「什麼？」我驚異地停了脚步問

「我自然慢慢會講！」她拉着我繼續向前走：

「四年以前，我在杭州結識了一個年青大學生，他能自製曲譜，配拌音樂，確是一個前途有望的人才，……」她先前講得吞吞吐吐異樣緩慢，後來終於愈說愈快了：「這些你自然已經早就知道；告訴你，那時我倆情感十分融洽，我們天天進出電影院，湖濱公園等場所，享受人生之樂趣。可是，終於到了一個雨夜，我們因從戲院出來，又喝了許多酒，不好意思回家去，只得投宿到一個旅館去；那夜裏，他用了一種有力的手段向

我威脅，且提出了訂婚的條件，我當時感到極度的煩悶，幸而不久，我的家長亦同意了我們的意見，在杭州撤退的前一晚，我們草草訂婚了。以後，我就回了老家，他仍留居杭州，這三年來，我們相互不知道消息，不過，朋友信中常有他的不正當的行為提起，雖然他的足跡踏遍蘇浙兩省，而始終找不出通訊的地址來；這樣，愈使我回憶起往昔的一切，可是往昔的一切沒甜蜜，只有忿恨，我恨他性情粗暴，思想善變，……：：：：：彬！你替我想個辦法與他離婚，好不好？」

她說到這裏，將腳靜止了，轉過頭來：

「彬，你既是法政裏的優秀畢業生，難道想這樣一個小辦法也不成功嗎？」

「是的，不過你不能違背了法律這樣做啊！」

「不這樣做，我的一生就埋沒了！」

「不會的，你近來因怨恨他不和你往來，所以思想變遷了，要是你倆一塊兒會面了，你們依舊是幸福的！」

我們繼續繞着小徑走，軟弱的步調，和動盪的心靈合奏着一曲緩急相間的音樂。

「彬！我以為你最使人可愛！」

她突然向我進攻。

「不！你的愛人，才使你最愛戀！」

「彬！我有一句話要問你？」

「什麼？」我只是等待着她的下文，而她却故意說得十分遲緩，她說：

「你還沒有訂過婚吧？」

「我？我已結過婚了！」我坦然地說：「且已有了一個將滿周歲的孩子，現在她們在皖北口地……」

「可是你愛我嗎？」

她不待我說完，便搶着這樣說，看她的臉色從紅轉青了。我在這處境下，不得已繼續說一句：

「婉！我是愛你的！」

「那末，你可以拋棄了你底妻子與我……？」

「嚶嚶！沒有這樣的事情，我們不過是——」
這時候，間壁起了一種女子的悲切的哭聲，接着就是凳子擦倒在地板上的強烈的回響。

我們都抬起頭來，無目的地向石牆一角望去，却看見國強那高大的影子閃進園子來

:

「彬！間壁的一對夫妻又在吵架了！」

他站在我們面前，裝着一個煩惱的苦臉：

「又是爲了生活的打擾啊！」

「告訴你，那個丈夫本來是在某機關辦事處當主管員的，所入却夠維持一家的生活。後來因機關歸併，裁員這可怕的黑影，壓到了他的頭上；他失業後，拉不了黃包車，擺不了香煙攤，除了天天寫求援的信給各朋友以外，只有悶在家裏，這樣，性子愈暴躁起來，動怒的時候也特別多，家裏沒一發洩忿怒的對象，於是妻子多嘴一聲，便會拍桌大罵起來。」

國強講完了這事實，嘆一口氣，我問：

「那末，今晚又爲了什麼而吵架？」

國強黯然而回答：

「女的因吃不到普通小菜，說了一句羨慕黃包車夫的話，那男的就發了火，逼着她去嫁給黃包車夫……」

我們感到公務人員待遇的低劣，和機位的沒一保障，起了同情的共鳴。

那時候，間晚的聲音漸漸輕微起來，一忽兒，又聽到丈夫安慰妻子的話語，最後，索性兩個人嗚咽着併成一個聲調。

婉華留神着細聽那丈夫的話語與動靜，似乎在解剖他的心理。當時，國強又講了一點感想，使我們悲苦驟然罩住了心幕。後來，我們各自回寢室去了，臨別時，我看到婉華的眼眶裏，除了悲苦的成份以外，還滿堆着一種失望的顏色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那時正是八九月之間，天氣漸漸地涼起來了，可是晚上剛在屋子裏特別悶人，於是我們便在臨江的空地上，放着一張板桌就餐。

在數天前，我將婉華的全部事情告訴了國強，叫他運用他的力量去制服這個熱情的女郎，可是始終沒有得到答覆。

這晚上，他開始用了陰沉的語調向我報告：

「彬！事情已解決了，婉願意將以前的行動，作為鬧着玩的，她已宣誓今後絕對對一個心念去愛戀他的未婚夫（一個有希望的作曲家）——這是你可以向我提出保證的。」說到這裏，他把眼光移到婉華面上，而婉華却裝得十分壯嚴了：「不錯，我們都是智識分子，我們不能做越規的舉動，尤其是我們站在最前綫，我們自然不能為這小事而妨礙了工作，我們更得珍重自己遠大的前程，不要以那多情的色彩，染過了我們的革命史！」

婉華默認了，她還接着裝一個從來未見過的穩重的微笑。

自此以後，我們之間似乎疏淡了一點，可是我們的工作效率却增強了許多。

有一次，我們翻開當日的新聞紙，看到第一則標題用五行字醒目地排着閩北大捷的消息，婉華興奮得要跳起來，高呼「中華民國萬歲」；國強更興奮地解釋這是戰爭的轉機，我們的軍隊可以再接再厲將敵趕出閩境，說不定的話，各個戰場同時反攻，使殘敵

東崩西潰，很快的消滅在偉大的中國，則勝利在望了。然而，我的興奮却不表於外，我靜靜地看着新五號的小鉛字，預測總反攻期，距今尚有時日。

看完了國內外消息，照例，我們又看一看廣告版，內心的微笑均掛在每個人的唇邊。我很希望婉華開單報紙，便「若有所得」的去寫應時文章，然而，事實却相反，她一看廣告以後，就「若有所失」的沉默下來了，秋季裏的殘葉，遇見了可怕的金風，亦沒有如是迅速和蕭殺，她幾乎欲抽身痛哭了，幸而淚珠沒有跳出眼眶來，結果笑了笑，又很不自然的低下頭去摸着自己的衣扣，慢慢地用着蚊蠅般底訴聲自語道：

「嗯！一切都真虛偽，欺騙，這種人自不出我的意料啊！」又激烈的換了一個聲調：「好一個沒有良心的人啊！」說着，站起來便欲跑了。

「婉！什麼事？」國強驚訝地發問。

「沒有事！」她一若大夢清醒，簡捷地回答一聲後，開始猶豫着將身子轉過來，好像很希望在腦子裏找出一件另外的事情來講講，以便隱瞞剛才這幾句使人難以捉摸的話語。

「怎麼？說個沒有良心？」國強緊逼着問，一會兒，婉華那無力的聲調中，加強了一分精神，她答：

「強！你是一個聰明的人，你難道還不見一般行爲的青年，沉醉在後方酒綠燈紅之中嗎？你不見當保長，當鄉長的，借地位作威作福嗎？你又不見奸商屯積走私，大發國

難財嗎？在這抗戰轉入勝利階段的當兒，這批人竟置救亡圖存的大業於不顧，豈非沒有良心！」

她的回答並非誠意，我笑嘻嘻地問她：

「婉小姐，你所發表的議論很有價值，很有意義，不過，我懷疑着，你爲何早不說遲不說，而直到今天看完了廣告以後，才有動於中的說了出來呢？」

「阿！談話難道有時間限制嗎？想到了便說出了！」

「是的，婉，」國強也執住一個理由問：「你先說一切都是虛僞和欺騙，爲何又答青年的沉醉，官僚的貪污，奸商的走私呢？」

「哼，這是兩件事兒，當然不能混在一起講！」

「那末，請你再講述一下虛僞和欺騙的現實材料吧！」我方說完這話，國強又搶着說：

「恐怕你有欺騙的陰謀吧！」

婉華當場面現羞色：

「煩死啦！我不要同你們多講了。」

她說着便毅然地跑出門去，我們也就隨便的一笑，和往常一樣，結束了這段趣事。

×

×

×

×

本來，我們每晚上照例地要跑到郊外去爬那峻峭的山頭，或者看那迴龍橋畔漁翁牽

大解，真像小孩子般的快活天真；可是這晚上，她一早便睡了，國強以為她鬧羞成怒，連忙去陪罪，然則，那無情的寢室門已經關上了，婉華躺在床中始終不肯出來開，國強想了許久，才偷偷地越過窗櫺進去。

那時候，我好戲地在燈下研究報上的招生，遺失聲明，藥物漲價，結婚啓事等廣告，我的猜想是：

「婉華有着第二個戀人在浙西，可是這次已與他人結婚了，……」

我以為這個答案是滿意的，於是出來準備告訴國強，却在斤口碰到了他，他正帶着一股懊喪跑來對我講述白天的事情是這樣的：

「婉華的愛人，（即一個有希望的作曲家）違背了他先前的婚約，竟與人在嘉興實行同居了，……」

「對！」我不待他說完，便得意地回答出來了，這得意無非是所發生的事實距我猜測向去不遠而有所奮感；所以一邊又替她嘆息不止，嘆息的乃是真正同情的結果。

遺棄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，可是她不學習時代派去消極的自殺，也不積極的去法律起訴，更不敢對我再有如何的表示，却依舊有興趣幹筆頭工作，因為她已覺得自己終身是小事，國家前途是大事。

以後，我們每天歸去，仍跑到園子去胡鬧，看婉華的姿態，顯然沒有過去的活潑了；每次，她會出神地望着一片樹葉呆去，好像在腦子中搜索什麼似的。直過了五天，她

拿出一封信作「藥」來給我們看，這篇文章描盡社會百態，人情世故，並攪什着自己的生命史；這樣，她才滿意地回復了原狀。

她在文章中間着這樣一句，自己加着密語：「……這是上帝賜予的幸福，不能引為遺憾！」

過了沒幾天，一個原時天籟露的消息，從皖北打到這裏來了：——國強調任皖北某司令部的高指揮。

那時候，我異常興奮，一面果然說些祝他前程萬里的話語，一面還託他帶一封信，設法投遞在某淪陷區內的我的妻子。

離別的前晚，我們聚酒錢行於後園的亭中，大家追念着過去，祈求着未來；突然，國強發出一種希望的語調說：

「此番離別以後，我將以這爽人的江風作為我底代表，每當江風吻着你們帳幃時，那是我間接的問候；我今天在江畔插下一株冬青，作為我的象徵物，因為冬青是常綠的，這表示我的精神和戰鬥能力是永遠振奮的，此後，你們只消看着冬青的滋長和凋謝，便可以決定我的前途和命運了！」

婉華爲了紀念這顆小冬青，於是用紅紙條將它一枝細條輕輕地繫住；回坐原處時，用了一種清脆的歌喉唱：

「……今宵離別後，何日君再來，喝完了這杯請進點小菜，人生難得幾回醉，不歡更何待，來來來！喝完這杯再說吧！……！」

她一面唱着，一面敲着勇氣喝酒；可是國強却現出不高興的樣子了：

「婉，你不應該在這時候唱使人留戀的歌曲啊！這首歌詞多麼消極，人家聽了你這宛轉的聲調，勇氣也消失了，精神也渙散了……」又說：「我回來是有期間的，此次離別並不是最後的永訣啊！」

我們在痛苦和快樂掙和裏散了席。

一整夜，婉華沉在妙曼的歌聲裏。

第二天，國強走了，當離別之際，婉華的熱淚湧在眼眶中，我默默想到：

「英雄並不氣短，兒女果然情長……！」

大家有着千頭萬緒的心理，可是反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耳鼓裏只聽得樹上的雀兒奏着歡送的音樂。終於，國強張狂精神地說了：

「人生聚散本無常，今日之離別，更無足悲痛。要知道抗戰獲勝後的一天，我們重逢於江畔，勝利的微笑掛上顏面，那自然比今日更快樂，更逍遙啊！」

「我們希望着有這樣一天到來！」

我們三個人才默默地將這話重複說了三遍。

國強悄悄地走了，「別了，再會！」這種黯然的聲調，混合在悽慘的空氣裏；我們

直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柳蔭之下，才帶着一股寂寞回去。

×

×

×

×

此後，我們之中缺少了一個，每當我出外之際，婉華終感到異樣靜穆，這樣，愈使她想起自己的前程來了。

有一天晚間，我和婉華坐在池畔，黑色的蝙蝠，從四方交織地飛舞到頭上來，微風吹着池中的浮萍飄呀飄的，抬頭望去，大月亮正衝出山崗，浮萍間的流水，突然反映出萬道銀光，我們便像配在水銀燈光裏，平添了一番光彩，此情此景之下，婉華輕易地笑了一聲，用着清脆的喉音問我道：

「彬啊！我得着一個很好的比喻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我接着便問。

「彬啊！要是你是池中的水，強是天上的月亮，那我便是水上的浮萍了，這話很明白地述出我們三個人的關係，」她得意地指着水上的浮萍說下去：「你看，池水流動得如何快啊，而浮萍始終是朝着同一方向，隨波逐流而去。你看，月亮遍洒得如何美麗啊，而浮萍雜在奔流着的水面上，多少也爭得一點光彩，可不是嗎？」

我一向是欽佩她的思想，這次却居然窘得沒有話可回答，只有說：

「我們都是天涯淪落人，一切自然得相互依賴啊！」

以後，我們又彼此談到自己的身世和志向，相互禱祝着遠大的前程，直到明月移向

中天，江風普遍了大地，乃靜悄悄地各自回寢室去。

×

×

×

×

時間在我們眼前溜去又將半個月，這天正是生命史上最感創痛的日子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

清晨，我們起身後，便跑往後園去吸新鮮空氣；可是，這天羣鴉齊集樹梢，怪噪不已，婉華說：

「清晨烏鴉面人叫，照迷信講，是不祥的預兆；我想，烏鴉有翅膀，能飛翔天空，並有噪聲刮刮，倒很可以比擬敵機的光臨呢！」

忽的，其中一隻烏鴉舉起了尾巴，撒下一堆屎來，我於是孩戲地驚叫了起來：

「呀！敵機投彈了！」

大家無邪地又是那麼一笑，結束了這段妙談，回去進早粥。

然而，那一個預言家能猜測得如此正確呢？中午時候，果然有敵機三架，橫過錢江，竄入鎮上來，婉華不慌不忙拉着我往外跑，她說：

「屋子裏危險性太大，應去野外暫避一下！」

我們跑出側門，看見路上已鬧得天花亂墜了，此間從未遭遇過敵機的轟炸，人民防空智識的低落，真是一言難盡，譬如許多壯年影子站在陽光下，毫不顧忘地指數着敵機架數及行進方向，老年人穿着白衣，若無其事的用手遮住眼睫毛，似乎存窺察敵機究竟是

怎麼一件東西，小孫子與高彩烈地摹嘯着在大人臂膀、亂竄，口中還唱着「義勇軍進行曲」，而一般鄉下婦女却嚇得面色變青，有的簡直要哭皇天起來呢！

正鬧得不可收拾之際，三架敵機隊形分開，一架接一架，呼呼地低飛下來，聲浪由沉重而激越，空氣却由嘈雜而靜寂，惟有機聲軋軋，响遍整個天空。這時候，我們被逼着溜入一個沿溪的草棚內，婉華驚慌似地說：

「投彈是必然了！」

那知道一批鄉民見我們溜入草棚，也蜂湧地進來，後來被旁邊一個武裝同志的一口嚴厲的聲音喝住，却又受驚似地閃然散去，敵機中一架當即認爲目標，墜起了尾巴開始向下俯衝，到了相當地方，一顆炸彈自機翼間掉下，漸漸地膨大起來，而那機身隨即轉向上去，聲浪突作刮刮的怪鳴；那末，轟的一聲，第一顆炸彈便在我們附近的一所半西式的屋子上爆發，木條瓦屑跟着一股黑烟上衝，房屋震坦聲，磚塊擊瓦聲，同胞臨死的慘叫聲，女子悲痛的驚呼聲，一塊兒大作；可是，霎那間又歸沉寂了，就在那夜狂吠不止的野狗，至今也側着頭存望敵機，不出一聲。

另一架敵機正從我們頭上侵下來，到了差不多離地面只及二百公尺了，整排的子彈便格格地從槍膛裏發出來；當時婉華嚇得口呆目瞪，只是望着我的臉，一面把上身貼近我底胸部，短袖下一雙肥嫩的手，怪作精力地握住一支細柱。

突的，一粒子彈不知從何方飛來，卻巧穿入了她的左臂，子彈進去時，只見皮膚上

一個細小的窟窿，十秒鐘後，始見鮮血湧出來，她一望左臂已流血，慌忙用右手去按住創口，可是眼力一疲，全身便傾在我的腿上了。我那時候真弄得毫無辦法，什亂的思潮在腦子裏澎湃，我雙手無處可安放，只有握着拳頭，默地在心中喊：

「殘暴的敵人呵！你忍心要傷害這無辜的婉華嗎？你的使命是否要毀滅這偉大的鎮頭，殺死千萬沒有戰鬥能力的老百姓，喔，要是你的心肺，確是取於狗狼之間的，那末索性將我的生命也結束了吧！我實在沒有勇氣來克服這恐怖的環境了……」

那時，敵機還是盤旋着頻頻發彈，可是，我已不恐懼敵人的炸彈了，却仰着那婉華的發了燒的赤面，她無聲無息地從緊閉着的眼睛毛之間，流出兩行淚水，急促的呼吸使人聽了欲昏暈過去，她雖有時候張一下眼皮，可是，「痛呀！」一聲，又疲倦似地軟去了。

直到一小時光景，敵機遠揚而去，救護隊合着同一步調抬着布床奔跑過來，我如得了救星般的歡樂，請她們趕快替這個可憐的婉華的傷口，妥為包紮起來，抬回後方去治療。

一路上，她靜靜地躺在軟布床中，不發一聲，惟見那嘴脣間現出怒容，似乎怨恨着敵人的殘酷。

這次敵人的大屠殺，給無智的人們以一個答復：

「啊！原來敵軍所至，我們確是死滅一途！」

街道上比前鬧得更厲害，有許多人背了包裹，從新準備逃到麥田裏去了。好容易，我們到了當地唯一的大醫院門首，在這天，我覺得「軍民醫局」四個大字，彷彿特別濃而出神，人們在它下面，忽吞忽吐的出入也特別繁忙。

當婉華又僵又軟的小身體轉置於病場上的時候，我的心突然覺得如坐在飛機中那般的蕩播不定了。

醫官待護士給她換畢紗布後，以最迅速的診法來決定：

「——有一粒可怕的子彈穿入肌肉之間，今晚要將它用手術取出！」這句話正說完，一個影子在旁邊拉了一把汗，默然地說：

「今天敵機襲擊，雖只投輕磅彈十一枚，可是死傷累累，不可收拾，我們三十張救護床一齊出動搶救，却還弄得應接不暇呢？」

受傷者的慘叫，同伴者的呼喊，把整個病院中的空氣，尤其顯得恐怖萬分，我看得真把眼淚汨汨地送進肚子裏去了。

婉華疲倦得呼呼睡去，我便偷偷地溜出來。臨走時，又託了一位年輕的護士，妥為照料。

X

X

X

X

X

向晚，我回到了寓所，見園子裏一切已成爲廢墟，垣斷壁殘，樹折果碎，頗爲淒涼；尤其是那暮色蒼茫之際，羣鴉仍集樹幹之上，面人而啼，自然更爲陰森。

爲了要探望那國強的安危象徵物，我便急急穿過了斷牆，抱着十二萬分的希望去覓那株小小的冬青，果然，我很快的找着它依舊欣欣向榮地站在江面，任清風飄拂，可是當我最度注意那紅紙條時，不覺大吃一驚，原來彈片不偏不斜地飛來，截去了那半枝樹條，我處在這境遇之下，只是發了一陣寒噤，心中默默地現出這句話：

「國強，願你在千里以外健康！」

我不高興將疲乏的身子躺上床子去休息一下，我也不高興將饑餓的肚子帶上飯館去飽食二下；不安的神志，驅使我再往病院跑。

冷靜的夜，冷靜的街，聽不見昨夜那般嘈什的人語聲，看不見昨晚那般美麗的行人羣，先前那高低相間的中式房屋已在炸彈下毀滅大半，惟有那瓦礫的盡頭，燃着孤燈一盞，黯淡的光，照得一個寂寞的夜奔者，蹣跚地前進。

我匆匆然跑近婉華的病榻，思想彷彿像夏日雨後的雲塊，被風吹向四面散去，我正準備放開嘴巴輕輕地喊一聲：「婉華」，而那年輕的護士笑嘻嘻地走來對我說：

「不要去喊她，她已睡着了！」

我可沒有話，只是望着她那玲瓏的面龐，護士仍舊說下去：

「你走後十分鐘，余小姐全身盡赤，熱度高至八九十之間，勢甚險危，後經王醫官用手術將子彈安然取出，至今已復常態了。」

我聽了她的話，心頭一會兒被怔住，一會兒又放鬆。

王警官來了，他走路帶有紳士般的風度，走到婉華的床邊，輕輕地坐下去，看看她底神色，又回頭來說：

「危險期已過去，只要休養半個月，就可出院！」

他卽着又巡視似的走到別的病榻邊去了，而我似乎又得了安慰，於是匆匆然重回寓所來了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第二次，我捧着一束美麗的花朵去探望婉華，在醫院門口，我碰到了那位護士。當她報告了婉華的健康後，我的心坎比美麗的花朵還開得大。

我躡着腳走到那高舖旁，偷偷地將花放在她底枕邊，還準備留一個短條給她，可是在她眼睫毛一動之下，眼睛已經張開了：

「彬！你來了嗎？」

她伸出右手來，在床頭輕輕拍了一下，表示叫我在那兒坐。

「你靜靜躺着吧！……」我一面說着一面就裝了一個不去震動她的姿勢坐了下來。

「不！警官說我兩星期內可出院，且傷處絕對不致影響身體的健全，喔，此刻正換了綑帶，疼痛是完全停止了，告訴你，前兩天還是難以運動呢，而如今……」她說着將手舉了起來，又露着笑容對我講述許多祈望：

她很希望回到園子去眺望那無際的錢江，她又希望將此次遭受敵機炸傷的全部事實，告訴給遠在千里外的國強，她更希望將敵人的暴行現實地作成一篇「報告文學」，發表到雜誌上去。這時候，她卻又望到了壁上一句驚人的標語，（是誰炸傷了我們的身體）？握住面上便彷彿有百感交集的神情，終於，她握握頭喊道：

「……可是，終有一天，我要以這隻未炸傷的手，向敵人索還代價呢！」

「是的！」我也鼓勵着她這樣說：「這不盡是你底恥辱，且是國家的恥辱。你不僅要為你個人復仇，且要為國家復仇！」

「我不能使你的希望成了泡影，我要奮鬥下去……」

當時，旁邊有一個重傷者從夢中喊醒了過來，突的，病院中增添了不少陰森氣氛。太陽正滾到山後去了，窗外一片紅色的晚霞，照得大地如洒遍了戰士的熱血一般，我的精神頓時振作起來。

匆匆然，我又踏上了歸途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孤獨地坐在後園看一張剛織透到，而時間已隔七日的上海報，忽的，在一個不使人注目的標題下，我發現了一件恐怖的消息，這消息簡直像夏日的雷電，霎那間，就打到我的頭上來，我只覺得全身麻木了：

「XXXXX流動部隊中隊長陳國強，於上月二十八日晚間，率領隊員四十五名，

以神不知鬼不覺的行動，襲擊××敵軍司令部，頗有斬獲，詳情已誌一日本報，茲悉該隊於昨晚，由一年輕女郎領導，再度攻入××敵軍彈藥庫，當先頭部隊衝入藥庫附近，即以手榴彈向汽油桶及子彈箱猛擲，一時震聲雷動，火光燭天，……（中略）該隊以任務完畢，即向山谷間引退，詎知引經×地，兩崖之間突聞槍聲甚密，陳隊長正準備指揮隊伍，部署攻擊之際，卻有敵方伏兵一小隊衝來，隊長奮戰而成仁，該女郎亦飲彈而亡，（下略，最後某地通訊中有一註語：）聞該女子姓邢名佩玉，浙江杭州人，曾在浙東任戰時工作隊隊員，……」

當我看到國強的名字，內心已滿佈着一種恐懼和悲哀的成份，最後，我又看到佩玉的名字，却嚇得我口呆目瞪，人事也不省了。

佩玉是我底愛妻，這，除了婉華以外，誰也知道的。我們承國強介紹在××結婚後，她便受着一個刺激而脫離了戰時工作隊，可是，她終以為一個年青女子，一經與人結合，即不能替國家服務，而永遠得跑入黑暗的廚房去工作一點，引為不當，所以在甜蜜的新婚期中，她亦時常感到心境的不快。可是後來，我因重慶電召，不得不與她暫時作別，繞道桂林去渝，一路上以函電報告我底平安。抵渝後，接到她底信，說是她大哥已發表皖北某淪陷區的縣長，她願同往，我致慮再三，終於電復同意。當我回浙之際，我便在那小鎮上重逢了國強，開始在他那裏一意工作，這時候，她不斷地寄來工作順利和身體健康的消息，這使我異樣愉快的。可是使人料不到的，國強亦會跑到皖北去，更料

不到萬分她居然加入了流動部隊去襲擊敵人？……：

我望着羣星怔住了，忽地裏，不安的熱度從心底泛上面顏，我的眼前盡是一片渺茫的雲霧了，雲霧之中似乎顯出了許多破殘的冬青子，漸漸地膨大了，膨大了，可是轉眼一瞧，又彷彿是許多血肉模糊的頭顱，在雲霧中飛旋着，飛旋着，這像是國強的頭顱，又像是佩玉的頭顱，他們一見到我便笑了，猶狎地笑了，可是又悲苦地哭了，最後，他們含羞地想發言，而樹上一聲鳥鴉叫，把我從昏迷中喚醒過來，我腦子中各種思想頓時收斂了，好像白雲經過了一陣狂風的襲擊，向四面吹得一絲不留，惟有一種力，一種不可阻止的力，指使我往醫院跑。

匆匆地，我又跑到了婉華的床邊，我很想將這個不幸的消息，在她面前痛痛快快地背誦一遍，可是，當我看到她那烏深的眼珠子，我就不能開口了。這時候，窗外陡然激起一陣清風，耳邊彷彿有一種沉重的聲音，拌和在風之激蕩裏，細聽那尾聲，卻像是國強的粗喉，他這樣說着：

「且慢，彬！要是你希望婉的身體早日離開此間，你就不得將這事實輕易地告訴她的，……」

聲音是很快地消失了，我不自主的打了個寒噤；我望着婉華，婉華聰明的眼有看了

「彬，可有什麼不好的消息？」

「沒有！」我無聊地搖一搖頭。

「國強可有信來嗎？他現在。……」她還沒有說完，我便接下去：

「在千里之外，他仍保持着健康，」

我突然覺得心頭一陣疼痛，悲苦包圍了我的腦海，而她却意外地開心了：

「我很希他底健康，同時祝福你底健康，……」最後，她看了看四周沒有什麼人，便輕輕地說：「彬！我如何報答你的大恩呢？」她說着用右手來握住我的左手，她的情感又流露出來了，而我被她這種詢問，觸起了更悲切的往事，我的心全部被痛苦佔有了。不能說話，只好點點頭。

這時，室內的空氣是靜穆的，只有病人那風箱般的呼吸聲，作了病院中唯一的單調的音樂。

「彬，似乎有一件不安的事情鎖住了你底雙眉，」她收住了笑容，忽然驚異地問我：「你家中一切可安好吧！」

「謝謝你的美意，我家中很安好！」

「那末你今天爲什麼沒有笑容？」

我一時覺得沒有話可回答，只是咳嗽了兩聲，可是這咳嗽却好使我有了解答：

「只時晚上受了寒，有一點傷風，……」

她本來不十分相信，然而她亦半信半疑地定心下來了。一回兒，她回復了先前般的

快樂，她說：

「呵！報告你一個好消息，我一星期後可出院了，那時我要回去看看與江風作伴的冬青長大得如何樣子了？迴龍橋畔的漁夫可仍唱着漁歌，在那裏拉大網？園子裏面的一切可曾無恙嗎？……」

我按着腳輕輕地抖動，細聽她的祈禱般的語調。

「是的，我期待着這一天到來！」

「可是，……」她忽然面現怒色，看一看白布纏繞中的左臂激昂地說：「我是始終不會忘却，我底敵人啊！」

以後，大家默默無言了，她的口子裏才胡亂地哼起一曲新歌來，却也特別動人：

「儂祝你，第一身體強，

儂盼你，羞恥莫能忘，

青年救國無徇徻，

泣別戀人出家鄉，

有一日，

儂也穿上征衣學木蘭！

……

我的痛苦忽從她底激烈的歌聲裏喚了回來，才憶起時間已不早，於是告別了婉華出

來。

夜，比前更寂靜了。

X

X

X

X

隔了一天，我又帶着一腔悲哀跑到婉華床前，那時候，她正流着淚讀完了一張報紙，一見我便感動得說不出了，只有點一點報紙當即泣不成聲，可是在悲傷的嗚咽裏，似乎尚能辨出這幾個字：

「國強已爲國犧牲了！……」

我於是百般安慰她，等到她停止了泣聲，我的心也哭了。

「彬！這叫做那佩玉的女子真難得，她那種英勇的精神，使我很佩服，或許將來我亦要……」

她面龐上掛着三兩滴晶瑩的眼淚，向我這麼說，而我只能聽得一半，以後便不能集中注意力去聽了；我聽到她先前的話，心中好比刀割一般的難受，最後，聽到她提起了我的愛妻，於是四腑五臟彷彿一一破裂了，可是我還有一股勇氣，從喉管裏衝出來，叫我詳詳細細地在她面前述出：「她是我底妻」的全部事實來。

婉華當時現出一個奇異的表情，淚珠兒又湧滿了眶子：

「可是，彬，你以後準備怎樣呢？」

「我沒有辦法，我不能老遠跑去安葬她，因爲我的工作是一天不能離開的，我的經

濟，……」

「不，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說，」她裝了一個若有所憶的表情以後，慢慢地說：「彬，你不是會愛我嗎？」

我一時覺得沒有話可對付，而她仍低低要求：

「彬，我來代替你那那小姐，永遠跟着你在一塊兒幹啊！」

我不會回答，我眼前完全成了黑暗，漸漸地，把身子昏倒在她床之另一邊了；這時候，我似乎微微覺着有一件冷冰冰的東西壓迫到嘴唇邊來，待我慢慢清醒過來，卻看見婉華的頭仍伸回對面去，又開始懷疑地望着我，似乎說：

「我們現在都是同病相憐者……」

又似乎這樣說：

「現在我們可以痛痛快快的結婚去了，可不是嗎？」

終於，她啓口了：

「彬！恕我冒昧說一句，……」

「婉，我已知道了，我很贊成你底意見！」

我悽然地說了一句話，一顆顆酸葡萄般的眼淚，突目欲出。告別時，她指着日曆望我笑了：

「十二日，嚶，我可以出院了！」

三天以後，我不見婉華活潑的身子重回寓所來；在門口，却逢到一個軍民醫院派來的差役，送來一個出人意料的消息：

「婉華舊症重暈，勢甚可危，……」

於是，我帶着半信半疑的心理跑去探望。

正跑進醫院，看護士裝着一個異樣憂愁的面孔：

「……余小姐突於昨晚生起一種急性腹膜炎來，病狀是小腹激烈刺痛，痛得好像比刀割還厲害，那時，她天翻地覆，簡直要累倒了床，後經醫官診察，知道是三年前的舊症的復發，……」

我也覺得沒有話可以詢問，只有三脚併作兩步行的速度跑到婉華的床鋪邊，看她含着眼閉着口，拚命地喊痛，先前那股美麗的面龐，現在已失去光彩，她面部發着紫紅，太陽穴裏突出兩條青筋在跳動，還有一件可怕的聲音是急促而又淒慘的呼吸。

「婉華，婉華！」

我輕輕地叫了兩聲，她沒有回答，當我第二次輕喚時，她從眼皮間無力地射出一線微光來。醫官跑來了，看他走路已失掉以前那般特具一格的姿態，他在床邊望了望，又對了我握着她垂軟的手腕上的脈搏，不半分鐘，即搖搖頭說：

「此地實在沒有治療腹膜炎的藥物，照目前病勢看來，恐怕過不了今……夜……」

「旁的可有什麼方法呢？」

我已失了感覺，只有這樣問。

「一病只有三藥可治，而治療此病的藥品，就是到縣城裏去，也恐怕不致於會有，即使有的話，時間亦沒有這麼快！」

這句話斷然說明了婉華的死症，旁邊的人才紛紛嘆息着：

「本來好好地今天可出院了，偏有生起腹膜炎來，真是禍不單行了！」

又有人似乎這麼祈望着：

「希望她的病勢今晚能減輕點！」

然而，這些議論與祈望究竟是空泛的，而事實則依着醫生的經驗發展着。

下午四句鐘。她的痛勢轉烈，呼吸尤為迫促，醫生與護士站在一面，臉上交錯着慚愧、失望、驚奇、悲苦的表情。

旁觀者均搖頭太息，似乎表示出內心底同情，然而，同情儘管是同情，辦法始終沒辦法；結果，惟有以憂愁的目光，集中到婉華面上去。

我跑去驚慌的，但是輕微的，搖一搖她的身子：

「婉華，你張開眼來看一看，有一個熟識的朋友站在你面前呢！」

她不能注意這種話，依然困難地呼吸着，高熱度在她面上發出油光來。

後來，她忽的扯動了一回小嘴吧，彷彿要說話了，可是始終沒有出聲，只有兩行熱

淚如黃豆般的從睫毛中悄悄地爬在面頰上。

旁邊的人均恐慌着齊聲說：

「完了！完了！」

有的却面着我高叫，一個拳頭握在自己胸前：

「先生，快喊她呀？」

我於是拚命地牽動着她底身體：

「婉華，可有什麼話要講啊！」

她似乎還能聽到這句話，十秒鐘後，呼吸平靜了一點；始終，她緊閉着眼皮，怪用方氣地直喊，可是發出的聲音簡直等於沒有：

「我的一切已完了，不過，我……的……」

她將左臂一移，就起了一陣微薄的全身的顫抖，接着，似乎有一股氣直冲喉頭來，「喀」的一聲，已黯然而世長別了。

人們都起了騷動，許多大聲的談話裏，究竟分析不出誰說着什麼話？什亂的尾音裏，似乎婉華繼續着未盡的話語：

「我底恥辱全靠你去報復啊！」

那時，一陣江風吹進了病院，掃去了衆人的話語聲，我的痛苦與悲哀，從心底裏開始交錯地升起來，升起來，漸漸地在那裏結成一個永遠不可解除的悲苦的網。

付印後記

李乃文

致本社昆明分社主持人任寶華君函

(上略)……告訴你，這三年以還，我委實沒有興趣提起筆來寫一點關於身歷的事實。

記得民國二五年間，我開始寫第一篇不成熟的小說「火箭」，由南歌文藝旬刊社出版，當時因深恐銷路受阻，初版僅印一千冊，以致出書不到五個月，全部售罄，發行地域竟遠及河北，綏遠等地，這並非受讀者如何歡迎，乃是推銷人員努力的結果。(當時華封兄在杭州編行學校新聞周刊，我也託他在該社服務部代售)。可是，後來南歌社發生分裂，宣告解散，再版終未實現。

抗戰後一年，我跑到溫州，承民族文藝出版社的同意，將「槍刺下底葡萄酒」及「前綫漫筆」兩叢書同時付排，可是該總社發行員聞有不當行為，以致出版後，銷路阻闕，一無收獲。

此種叢書之出版，我都感到不滿，其原因却不外內容淺拙，筆調陳舊所致。我所最樂於接受的兩句批評是：「沒有蓬勃的生氣」，「不像出於一個年青人的手筆」。根據這兩句話，我當痛改我的劣處，就繼續寫下了一篇「江邊血淚」，這篇文章寫於去春浙

東生、健生時候，係描摹×報駐浙記者某君一段悲壯的故事，因為抗戰後，我就担任某小報戰地記者，兩人真所謂一見如故，相逢於江畔後，即在一塊兒工作，所以彼此知者甚詳，其中雖有描寫過甚之嫌，可是還算切合實際，內容完全由第一者眼光寫成，你可不要誤會我受到如此遭遇啊！

此次我加入中國青年寫作協會，承浙江分會負責人華封兄不棄，願將寄去附稿列入天行叢書，計劃出版。天行叢書已問世者有二十種左右，均係茁壯成熟的作品，而我的稿子短小拙劣，……這也只能列為天行叢書中之下等貨了。

我蟄居浙東，每感無聊，必埋首為文，現在又開始寫一篇「××××××」，內容雖未見充實，而字數約可五倍於此，至遲年底，可望出版……（下略）

一九四二年一月於浙東蘭谿

江 邊 血 淚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出版

版權所有

每冊實價國幣貳元

外埠酌加郵運匯費

著 者 李 乃 文

發 行 人 華 封

發 行 所 天 行 雜 誌 社

總社：浙江金華塔下寺

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本書領有浙江省圖書雜誌審查處浙字第六〇號審查證



Handwritten numbers and characters, including "82" and "40910", likely indicating a library classification or accession number.

